

文章正宗

二十二







文章正宗卷第二十

叙事

太史公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  
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  
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  
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  
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  
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

三十五十八

兩一

據前

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  
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  
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  
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  
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  
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  
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





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知其非也故不食遂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糶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導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說謊用貴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稱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善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寒暑澆濁清言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今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賢



驥尾而行益顯蔽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太史公列傳七十獨取伯夷屈原二傳者以其變體也○朱文公曰孔子論伯夷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司馬子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按文公之說可謂至當今特以其文而取之

### 屈原傳

屈原著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其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

卷之五十五

屈原傳

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宥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謫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譽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  
約其辭微其志繁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邇而見遠其志繁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  
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更主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  
曰秦其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  
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

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  
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  
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  
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  
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  
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  
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  
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  
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  
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



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  
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  
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  
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  
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各子蘭以勸懷王入  
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  
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  
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  
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  
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  
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  
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  
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  
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  
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言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  
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醕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空尔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果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其何以異哉

孟軻騶人也受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魏用



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說  
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  
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  
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  
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  
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  
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  
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  
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  
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  
稱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  
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  
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  
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  
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  
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  
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  
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  
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術也然



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  
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  
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  
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  
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  
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  
靈公問陳而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  
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其方枘欲  
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  
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  
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  
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  
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  
闕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父與奭時有得善言故

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  
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轆轤音車

之盛音器也左思齊都賦注口言其多智難盡如炙  
蓋如炙輞也

通之有田駢之屬皆以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

澤也



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  
或說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

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  
荀卿嫉濁世之政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

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  
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

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原地

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劔特堅利故有堅白之

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

以為不堅黃劇子之言徐廣曰案應劭氏魏有李悝

所以為不利書盡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

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

書晉人也名佼秦相僂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

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

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

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論其傳云蓋墨翟宋

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孟荀傳不正言二子事及於

諸子此亦變體也故錄焉

韓子巧者王承福傳巧或作朽方云巧音烏

室杜注巧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

當用巧字。今按論語作朽巧之為伎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  
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  
夫方無天寶之亂發人為兵待弓矢十三年有



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饑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  
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  
其巧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  
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  
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  
我所以生者也出方以閣杭本如此諸本以生或作以  
似當从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若者理我之  
所以注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則與上下文  
意皆不協矣今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無也字非  
是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

大言三十六

文二十

十

友

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饒以嬉一日捨饒或夫饒

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

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智上方用力

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

無愧者取焉特或嘻吾操饒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

入下或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

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

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

官也問下或無之字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

事而得天殃者邪焉下或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



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

強為之者邪知其不可下杭本有能字蜀本能上又

無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

稱否者相復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杭蜀

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下耳今參

取二本定為知其不可而強為之則其上下文之義

皆暢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方無抑豐悴

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

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

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

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閣作我類有

是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

也者下或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

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

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

學揚朱之道者邪揚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

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養其妻子

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揚之上或有然字雖然其

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

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至或又其言有可

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題焉鑿方作覽或作覽

覽作日



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

諸本作二十餘年方从杭本作廿年

餘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二十并也亦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

之國語有云行五廿載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廿為一

字尤明白矣故文公多用廿亦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

人多不之見耳今廿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

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

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

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

無於字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

聞下或

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

而無莫為禮部四字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

淮南父母俱全

具或作俱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

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

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

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大學六館之士

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

蕃

或無論字於是大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

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

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注詹字下同今按歐陽詹生如史稱鞏固或者曰蕃居太學諸



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

方从杭蜀本無

葬字非是

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

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身也歐陽詹生曰

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

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

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

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

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

於川澤谿澗之高下

氣上或有之字

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

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

亦字

文二十

十三

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無下

或無亦字

### 柳子厚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

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為

讎咸與清疾病死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

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比日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

詰取直或不識送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

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比日笑之曰清出虫安人也

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清其心耳



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獲  
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  
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  
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  
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  
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  
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  
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急遇其人必與善藥  
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  
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  
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  
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  
不死忘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  
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  
府居產孰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巳悲  
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



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實果者皆爭迎取養視  
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及實實以養他植者雖類  
何微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  
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  
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  
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  
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有能  
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愛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

四五  
文十  
十五

而復顧其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  
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公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  
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  
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對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  
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  
以禍是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  
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  
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瘁以勞吏者且不得暇  
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  
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曰不可善矣吾問養樹得



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 梓人傳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備隙宇而  
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齧斷之器問其能  
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  
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  
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  
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  
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  
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

可七十九

文二十

十六

五

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  
舉揮其杙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  
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  
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  
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  
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某姓  
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  
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  
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  
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是爲佐



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史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皆可據

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

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

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

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

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旣得萬國旣理天下舉首

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

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

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矜名親小勞優



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  
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  
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  
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  
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  
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  
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  
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  
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  
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  
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  
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  
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  
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平淮西碑一首

并序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旣除旣治高宗中睿以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叔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不憚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自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

臣朝帝下或有性乃考圖數貢乃方無曰嗚呼天既全

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

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方無奔明年平夏又明年平

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蜀下方有西川字

川方圍梓州而致亂而不及他郡也。今遂定易定

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

少息究或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

遂燒舞陽犯蔡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城上等字洪云

此謂葉與襄城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或作外臣

無外字。今按此句若作外臣則當時朝臣自以代

蔡為不可非獨外臣也若作一二臣則當時舉朝之

臣皆以伐蔡為不可又非獨一二人也考之下文所

謂一二臣同不為無助者又正指武元備蔡慶一二

贊伐蔡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唯一二臣以為可也

而其外羣臣皆以為不可耳諸本作外臣又無外字

皆非是唯作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師或

于或傳三聖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

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

談牢不可破并作併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怪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天上或有失掌况一二臣

同不為無助不曰光顏汝為陳諱帥蓋是河東



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

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延慶本或作曰弘汝

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屬下乃有集字或在公武下皆非是

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

于壽者汝皆將之西或下有滁泗字四或作五皆非是曰道古汝其觀

察鄂岳曰勣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

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

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節下或有度字諸方作討。今

按前輩有引左傳討其軍實為討軍之證者恐未必然若必作討則秦之果刻石自有遂發討之師語而

晉官有都督征討諸軍事皆足為證不必引左傳却不相似也但公所作韓弘碑但云都統諸軍則作討

者為誤矣不可以偶有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

臣其往撫師汝惟方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

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方無服飲字或無服字有飲字或無衣服字寒

下或無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延臣汝

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

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

無用樂祀下或無其字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

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或無人字方此謂降其民與卒也以下語皆不再出人

卒字。今按莊子云人卒雖衆公語亦有自也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

千再入申破其外城降下或卒字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



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

功此或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帥都統弘責戰益急作帥

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泗曲以備師或

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之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非是泗方作迴

以獻盡得其屬人卒馳或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非是泗與史合

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歸還之日因以其食賜

蔡人凡蔡卒二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千

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方無歸字濟冊功弘加侍中

朔心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武皆加司空公武以散

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

方云考之史及段文昌碑皆合一本無大夫文通加

五字非是道古時已為中丞故不復言御史也。今

按道古墓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

祿大夫以舊官相或無道字或作而以其副摠為工

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

帝以命臣愈帝下或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或作孰居近土龍盜以狂往在

玄宗崇極而比在方作居云唐人多以在為居公本

在為居亦草書之誤本政居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

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



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

隸怠官事亡其舊百隸怠官或作百帝時繼位顧瞻

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吳蜀

或作出蜀吳取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

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遠效鄰陰遣刺客來

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駕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或公

作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方作

乃敕顏胤勳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奏方作是

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

士蠢蠢既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郢城來降勝

文二十

作自夏入秋復屯相功主入或作及兵頓不勵告功不

時帝哀征夫命相往犇羣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

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

者額額蔡城其壇千里壇或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

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釋其或蔡之

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乞飢船粟

往哺蔡人告寒賜以布賜以方作始特蔡人禁不

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

而起左殮右粥旰方作眠殮或作餐方云舊本皆作

也史記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漢書今其將

餐則餐字亦有義公祭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



而餐同以衣對餐也或當作餐為之擇人以收餘備收或作牧選吏賜牛

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其前之為

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

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

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或作及奔

走借來同我太平借來方作來借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

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

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

淮蔡四夷畢來既定淮蔡或作淮蔡既定遂開明堂坐以治之陳

山曰淮西碑序如書銘如詩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國下或有為字○今按以國氏春秋傳語其先有自潁川

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

父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

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眾推

以為鉅人長者交或作校方云以上文自可言之作不與人交為是今以下文長者言之

又以作不與人校為是更詳之鉅上方無為字或無以鉅人三字而為上有之字或併無以為鉅人四字

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

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

間復出夫人字或作齊國功下或有於字為宣武軍帥有汴宋毫穎四



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

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邀故事侃侃或作侃侃字與

侃同縱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

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後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

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下兵

或作士卒屬意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方無司徒卒

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

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

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肉下或今見在人莫如韓生

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

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

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或眾果

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方無

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

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

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沒五亂於汴者

吾苗孳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方

苗孳而髮櫛之淮南子語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

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

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讎



叫號于城郭者

廿方作二十一而下無有字

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

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佯謂曰汝能越吾界而

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

作或作詐盜上方無為字

滑帥告急

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

師或作帥前滑帥字疑亦當作師急或作及無上或

有安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

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

為下或有之字

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

界覺比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

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系相保援

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

大三八十八小廿十三

文二十

二五章

成德合軍討之敢告

非其方作其非非是

公謂其使曰我不知

利害知奉詔行事耳其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

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

兵以或作兵非是誅其元濟也命

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

兵萬三千人會討蔡平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

姦

三千淮西碑作二千

於是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

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

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

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以禮為

仁臣為恭可矣公以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匹



他錦紈綺纈文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

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疋馬七千糧三百萬

斛兵械多至不可數五十或作七千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

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

露積不垣初公下或有無上或無恒字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

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下

或有老字非是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

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

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

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之布粟年五十八

或作年八十方考新舊史定从今本方無天子為其

之四字布粟或作布帛方云按舊史實賜米千石其

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

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二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

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

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

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

患公居間為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為女請昏

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或作先事我公先事

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非或作畢至既方作既至王誅以威最功定汝執



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  
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  
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干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  
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  
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  
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眡  
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眡或作其  
軫非是  
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  
者或無自為  
字非是其銘曰在貞元世汴兵五衛將得其人  
眾乃一惕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礫其梟狼養以雨風

文二十

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為臣宗  
廟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  
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  
右顧而蹠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  
常山幽都孰陪孰扶陪或作悖  
或作倚天施不留其討不逋  
許公預焉其賚何如賚或  
賴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  
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  
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  
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  
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拔生莫與榮歿莫敢令刻文



此碑以鴻厥慶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復封傳主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益  
於時年十七八幼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王奉母太妃逃避民伍得聞走蜀從天子或無得字  
天子念之自郾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衛下或  
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乎客  
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痛下或有自字稍長重  
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

二日平小二日二十四

文二十

天

孝既忠持宜切身內外斬斬持身方作將身斬由是

朝廷滋欲試二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

事江東新剗以兵郡早飢民交走死無弔交或作皆

人語多用交字如陸宣公奏議云交駭物王及州不

解衣下令招徠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或擴

作橫活下或有者字或無十字奏報升秩少府或無報字府與平表

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兼方作處云考舊

以温州長史行刺史事今兩奏功而得處州別駕又

不行州事則於地望事權皆為左降矣以事理推之

不應如此疑方平誤而諸本作兼者為是蓋以舊官  
仍兼本州別駕以寵之亦下文又云部告無事則謂  
温州前此早飢而今始無事也又云遷真于衡則足  
自行刺史事而為真刺史也其間不應遷下



節明矣舊史亦承集誤不足為據遷真于衡法成令脩治出山張施聲

生勢長真或作鎮字說見上施或作弛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誣以

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助或作効楊炎起道州相德

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或無于字或無前字王之遭誣在理念

太妃老將驚而戚理或作治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

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

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方云閣抗蜀本察使下有殘字而無

國字觀察使辛京果也將國良王國良也馬大年所

得柴氏善本無殘字良下有往字以虐字屬下句云

良不願往而辛強使之也然唐舊史云前使貪殘新

史亦云前帥貪虐國良以富獲譴則馬說為非是國

良只稱良猶南霽雲只稱雲李光顏只稱顏也下文

亦可併攷今按文勢則馬說為是虐使亦古語新史

所載疑亦以碑語料其如此耳今从馬說但國良初

見當全書二名其後乃可單出如霽雲光顏亦先全

書乃單出也良以武岡叛戍眾萬人戍或作戍歛兵荆黔洪桂

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師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

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

狐鼠進退羞或作為鼠或作疑新史狐作首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

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

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愕或作迂方云集韻愕逆

各切相遇驚也或作暹隸作暹後漢寒朗傳二人錯

愕不能對新舊史亦謂愕胎不敢動則此用愕字為

正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責或

遣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無方



常侍 明年李希烈反或無李遷御史大夫授節自江

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

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江方作洪州或作南方云考

即江西帥治所若只大選洪州乃是未曾出門一步

無足書者選兵江州蓋為北向進討之勢故其下文

遂攻蘄州道理亦便史承集誤不足據當以諸王親

本作江為是不然則以州為南猶勝作洪州也

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搏新書作園方作團羸或

皆曰作羸非是羸謂秦也越謂勾踐伐吳之兵法也

今按搏徒官反團也楚詞云園果園方古字通用而

新書從今字也然余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

文不知諸家之說何所據雄蘇氏古史見之則恐或

是反用此碑語也搏或疑是搏字亦未有據但搏力

無理其誤無疑耳或疑杜牧之有以力搏力之語然

杜後出韓公不當用其語也

曹誅五界界或作卑方云曹五字見

馬融廣成頌曹五相保是

也馬大年云曹誅五界敗則誅及其曹有獲則分界

其伍新書阜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

文二十

文二十

踏之剜斬之黃梅大鞞長平鑿廣濟撤斬春撤斬水

撤普滅反擊也方誤作撤

撥黃岡策漢陽行蹴泚川還大膊斬水

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為刺方云泚川唐屬沔

也莊子趾黃泉而登大皇或無中字按或作誅或作

株馬本作誅今按左傳云又拔其邑安三縣安州三

縣也其州安州也此碑用字奇古標光之北山踏隨

有不可強通者當闕之以檢知者

光化楷其州楷或作楷方云廣成頌散毛族楷其羣

李賢曰楷古酷切字从手即古攬字

十抽一推後山談叢云唐令民二十成丁以下為推

縉叔云推者稚也獨孺為稚蓋傳寫誤耳唐人初不

諱嫌名也陳以呂諱為是也



緇字注讀為推影故唐令以推為未冠之稱  
抽一推者十推而取其一以為兵即杜詩所謂無  
而選中更者亦然唐志但云十六為  
中而無推字會要亦然未詳其說 救兵州東北屬

鄉還開軍受降屬方作厲○今按厲鄉當屬  
亳州去安州尚遠當作屬 大小之

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

不變民下或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

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

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

取汝薄東都薄或作  
毫非是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

昨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或作王  
非是

始政於温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

大曆六十一  
三十一

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一吏方从心  
蜀本作吏

云一當如一民而重威之一吏一軌民用吉日辰良  
禮也使令疑衍一字宿上

說一字是也但因沈存中說吉日辰良  
問是非每有訛舛悉以遷就如此以一吏為吏一則

無理之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

傳為法任馬彛將慎將鏐將潛借盡其力能任至港  
九字或

作任馬彛伊慎王鏐將方云潛李伯潛也時馬彛掌  
幕府故不言將今從之借盡其力能一作借能盡其

功借上或有王字其力方作力其  
非是○今按能字合在盡字上 藻贈一僕射元和

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

進士上或有中字  
下或有第遷字 刺利隨唐睦徵為少宗正兼御史

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斬沔安黃



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敢沔斬安黃

寄惠未亡寄或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適在

吾封庶其有集受或作授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

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

而詩之詩或作請方無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微或作微

作既或無下一句方云曹始封於正觀二十一年時

曹之祖王畏塞絕遷曹方作明宋景文云豈為人

明坐太子賢事降零陵王義疑畏厭溺之畏塞如其

行塞之塞言見殺於閉塞之中而封絕於遷謫之

也方說近是而別圖云明徙黔州都督則不知明經

徒黔州而為都督所殺零王黎公不聞僅存按新史

嗣王傑黎國公子父易封三王守名按史中宗神龍

皆為武后所殺初以傑子胤為

封胤所謂子父易封也胤薨子戰嗣自備至戰所謂

三王守名也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

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彊齟其姦猖蘇枯弱彊或

以報于宗以昭于王或無此王亦有子方云或云語

公為銘不必盡偶句用韻劉昌裔王仲舒碑可見

然彼文從韻協無可疑者而此篇否耳處王之所唯舊之

視蹶蹶陸陸實取實似下陸字方作陸云陸陸可曉大抵此篇多不可曉今姑闕之刻言其碑為示



無止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公諱燕奇字燕奇字上或無奇字弘農華陰人也太父知古

祈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

盧下或有軍字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

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

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

難某其行矣宜或作飛其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

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關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

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負外置賜勳上柱國寶

大正可六十四小四十一

文二十

三十五

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

八年帥帥納戎帥勉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

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二年或作二歲三年從攻李希烈先

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

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

戶賜緡綵有加封下或有五字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

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大

夫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

右或作左階為特進勳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

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或無自字或無正字公



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

陷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

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

其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

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

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

寅葬公于開封縣曾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通

德宗之子諶以貞元中領宣武及河東節度葬月或作

二月或作三月或作八月或作十月方云燕奇卒於

五月作二三月者誤矣但八月十月皆有庚寅不知孰是大抵此碑多誤不曉所以僕射田公田神功也

神功以上元二年平劉展此作寶應二年舊傳神功

太曆八年冬觀闕延信宿而終此作九年皆差也

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

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

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

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或作男二人

一下或有有字男一人女一亦無有字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

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大夫或作丈夫感泣辭親從難于秦

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攻牢保危位已位已隳既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之圃蔡河在側作承承孝子思顯動績斲石于此式垂後嗣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為祝融洪曰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顛頊西海之神曰蓐收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

強亦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

矣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

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

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

崇極之意也由是攝尊南海神為唐利王祝號祭式

與次俱昇昇或作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

大三石十九小石三十三

文二十

卅五

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

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

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豈無所不統地大

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

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慮既進觀顧怖悸或常以

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作辭或明官真齋廬

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

狼籍邊豆薦裸興術不中儀式更滋不供神不顧事

供供以石本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辜或謂

方作恭誤作蟲字見昌氏春秋考石本只作盲月令盲風至注

云風也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



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曾國孔  
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  
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  
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  
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  
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上或有具  
字或作且字  
官上或有某字○今按其上宜有日字然右本無之  
不欲增也官上某字不本無之或以為用左傳其官  
臣偃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  
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  
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

大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文二十

林

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與省牲之夕載

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方云概几利  
切說文稠也

選何晏景福殿賦概若幽星之纒  
連李善音古愛切蜀本作概非是五鼓既作牽牛正

中 方云月令季春之月旦牽牛中  
上文言立夏行事正此時也公乃盛服執笏以

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

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具或  
作共海之百靈祕怪恍

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恍或作恍蛇或  
作與與享或作慕闔廟

旋艦祥飈送颿旗素旄飛揚曉藹鏡鼓嘯轟高管

噉諫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

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



有熟祀之方从石本作祝。今按祀當作明年祀歸

又廣廟官而大之祀諸本石木皆治其庭壇改作東

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

懈益虔歲仍大和羣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

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

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

免屬州有浦之緡錢計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

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巧之廿有四萬

八萬廿方誤作或作八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

令者由是皆曰重慎法西南或人士之落南不能歸

者與流徙之由且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

其女子可嫁出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廿方作二十嫁下

方誤也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

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或無其字

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陰或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

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右或惟明天子

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

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

神人具依今按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



也

###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栢鬻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

殷或作商方以石本今从之此篇內可疑者別見

秦虺西偏專用武勝遭世

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國或作侯諸國既皆入秦

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

宗徐虺得地中文德為治文方作又今以上文秦用武勝者推之此句作文

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

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我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

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游同王母宴于

音力小四六十一

文下

二天

瑤池之上歌謳忘歸方云石本無宴字。今按四方

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祭方从抗本

中有傳刻慶曆中石本亦作寮。今按賓寮無理明其况慶曆石本非當時物亦不足據而左傳有賓祭

字當从諸本作祭為是贅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

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

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

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

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

民戴其嗣為君如初方云失下或有其字亦云石本

可知然亦可見也駒王章禹相室自秦至今



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

秦後迄茲無聞家自秦或作自奉史或作文天於栢賢之緒非備

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大末

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

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

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楊

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公或作宗開元初徐姓二人

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

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

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

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楠樸下窄不足以揭

虔妥靈而又梁楠赤白彫剝不治楠或作楠圖像之威黑

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缺缺或作缺。今按缺正字缺俗體然唐人多用

之姑从其舊祈忙日慢祥慶弗下日方云洪以石本定作由今按由義未詳姑從

諸本州之羣支不獲蔭麻羣支或作支郡或作羣吏皆非是余惟遺

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

故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

卿咸序應卿或作御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

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耿耿社哉或作社哉社哉方从閣本

無社字而不言石本之有無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



文二 二十九



鏡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縣或秦鬼父飢徐有廟存婉婉

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是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

幾姓歷氣聖長有不償亡或課其利害孰與王當

與方从洪氏石本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

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

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

奉主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

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

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或

死王死于仁彼其暴喪暴方作常而不言文追作讓

刻示茫茫示或作石方云石本如此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

相絳召大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三政事堂傳詔曰

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

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

夕不怠此篇今亦从方氏所據石本以能迎天之

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

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悻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

文三十一 四十一



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  
秦後迄茲無聞家自秦或作自奉文或作文天於相醫之緒非偏

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大末  
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晉曰偃王之

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干或作干之水  
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章散之徐楊

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作公或作公開元初徐姓二人  
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於衢州子碑後

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  
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秦行或作龍

文二十

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店皆故制捕獲下卒不足以揭

虔妥靈而又梁楠赤白彫剝不治或作圖後或作以

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缺或作缺口今按缺正  
之姑从祈其舊昨日慢祥慶弗下由日方云此定作

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  
故為新衆王齊事惟月若日王告訖功似于廟宗

卿咸序應知或作御是歲州無怪風劇雨不屬穀集  
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耿耿社哉或作社

無社字而不言石本之有無乃相與請師歸而

又云耿當讀从炯今从諸本



來復邦經提或帝欽良臣曰維錫子嗟我六州始

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于宗或作宗廟以降或作降旌節有鞶

豹尾神旗橐地戟纛以長魏師橐方作橐蜀本作橐石本同但省文耳

今按橐謂弓服橐乃囊之無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

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

秩夏卿媿德娘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址見

于考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

作承輔承或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大時爾祖爾

思饗或作饗爾祖爾思方作思祖考之思或作爾祖之思

### 烏氏廟碑銘

大正三十八年 文三 四三 宗

元和五年天子曰虜眾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

寇連本護說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

承瑾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

將烏公重胤當軍門也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

斬從下或於是士皆歛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

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

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

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其以或即以其年營廟于

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

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



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

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三室同宇方云史記

昭曰謂上同下異也字一作牢非。今按後烏氏著

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言者存在齊有餘枝

鳴皆為大夫齊下或有者字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

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

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

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家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

承此字某贈下或有工部字此或作洽方云新史承

公考異嘗加辨正宋樊本皆作承此蓋許孟容烏氏

文二十

四三

自苜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

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

契丹屬或作屨。今按從戰捺祿走可突干諸本多

或作汗干方从許碑定以干云可突干契丹之勇將

也新傳奚契丹入寇衆此破於捺祿山又戰白城承

此按隊出其右斬首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

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漸原累石綿四百里

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

餘或無擾海字方以李本增云新傳亦可考累或作

武藝即渤海王也黑室羣以騎五千攻曷摩下

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謀說史思明降意曷摩復



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許碑

承北之從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

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石嶺或作左嶺方云杭屬

粹與許碑新傳皆作石嶺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

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許碑年即九十六

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光為其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左領或作右領中

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我節制

有壇壝制有或作有數備禮登以有宗廟方無數字登下有壇

字。今按數備禮登數字乃各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言制數既備禮亦增崇也表氏廟碑所謂數以立

廟亦是此意若如方本即上句已言授節不應至此始言登壇况登壇又與立廟不相關乎作廟

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蜀本文苑作左祖右孫。今按

廟制以西為上方本為是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其有或作孰其克對無羞

乃惟有人克方作光念昔平虜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

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怠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

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

天氓奮下或有字曰。今按宜有今天幸惠仁侯若

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誥莫違侯令凡有



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

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

歸樂生與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步或作涉方云柳厚鐵爐步志曰

江之洲凡舟可繫而上下曰步池園潔脩豬牛鴨鷄

肥太希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并送各有條法

出相第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父不得

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

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

民既皆悅喜巷道或作道巷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

大詩卷之七十四文二二 四五

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

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

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

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

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

年春魏忠歐陽翼夜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右余

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

謂靈也已福禍或作禍福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

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也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

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

蕉下或有蕉字或有子字

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

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

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

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

後吟兮秋鶴與飛

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為石本之誤沈存中云非也倒

用鶴與兩字則語勢愈健如楚詞云吉日辰良淑但此石本團團字初誤刻作團圓後鑄改之今尚可見

則亦石本不能無誤之一證也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

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

兮高無乾杭稔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

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大正五十一

八二二

八四六

林

文章正宗卷之二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人', '風', '不', '來', '已', '不', '來', '已', '不', '來', '已'.







